



09691

趙文肅公集卷之二

內江大洲趙貞吉著

晉江卓

吾李贊

選評

與趙浚谷中丞書

慕公踰二十年、僅爲趙州風雪道上倚馬數語、旣已不堪其渴思矣、別後復踰一紀、始得聯榻信宿於涇源之上、爲慰如何、然而中心欲講說、并其躡屨登臨之興、非信宿可能盡也、竟以此際別去、若惻然者、鄙人識淺、實有顧後之防耳、惟公能鑒之、公以其爲怯、耶頃領順慶人齋到華翰、并佳集書、皆戒僕之留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意禪宗者、夫僕之爲禪、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試觀僕之行事、立身于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誣論比也、吾性中有十八陰界、戕亂我靈明、賊伐我元命、卽如我華旦國之北、有一部韃靼、種落日欲蹂踐我疆土、擄殺我人民也、公束髮以來、卽思以長弓火矢、滅此北界虜族、而後食始下咽、今雖老猶未得其便、初志則未衰也、公常以此意、攘袂談說於海內之人矣、背去則鮮不以公爲狂也、而僕則向風賞音

知公壯志有兼濟天下之氣。故願一見公。如饑如渴。今僕亦欲以明智定力。破此一身代性陰賊。雖不能徹底一澄。照睿聖聰明。如古至人。而莊孟以下。欲庶幾也。向來嘗以此意微露于公前。而公遂疑之。僕何不幸而不遇公之賞音哉。夫古之君子得志則兼愛天下。不得志則康濟一身耳。且一身亦不小也。是天地之心也。陰陽之會也。鬼神之交也。五行之秀氣也。未有不被此根塵。誠念所壞者。今自顧其身與凡夫等。而欲造神聖之業。豈不難哉。公幸勿因忌其名。遂

不求其實也。且宋儒拘拘而舉業之士。又不足以語于盡性之門。彼若肆其胸臆。出不遜則予將奈之何。故嘗自托于不省。以免其喋喋。惟于公之前。則不敢復遜也。夫公之戒僕。意甚厚。謂僕之才。似可備世任使者。若向空寂之途。則灰其有爲之志。窳墮散棄。不可鞭策。而損于名教。故可惜也。頃京師有友人。亦以此意相責。僕欲發揮此道。其說甚長。頃刻未易傾倒。今帝與公約。倘聖主異時任用。公以廓清斯世。僕雖老猶能爲公執爨。隨所用之功。成便當角巾東道。

視去榮利若脫屣耳。有一不如。茲言公然後食之。階下亦無懟焉。此書若逢羅達夫。可出之以致哄堂。不必示他人。以啓爭端。故可惜也。頃京師有友人亦以此意。

荅胡廬山督學書

來諭云道通天地萬物無古今人我誠然誠然但云  
欲卷而藏之以已立處未克不能了天地萬物也斯  
言似有未瑩徹處耳。愚意謂當云已力未克故時有  
滯執處時有礙塞處於此多少錯會了但假漸習薰脩久之不息  
徐徐當徹去耳。卽徹處謂之先天而天弗違卽未徹  
謂之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如是功者日用間種種色  
色剎剎塵塵皆在此大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  
出入往來之相陵奪轉換之境矣。故曰不離日用常  
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以爲沾葦難于解脫  
耶。又渠云欲于後天中幹先天事。此妄作分別語以  
駭人聽耳。且此大圓鏡智卽不落有無之窳也。更欲  
求何窳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言其不假人爲無善  
無不善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發而中節謂  
之和也。指其率性而不假人爲之處也。周子曰和也  
者中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指其已發卽未發之  
體也。老子觀窳與觀妙同。出同玄之旨。與此同也。佛  
氏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面目之義。與此同也。豈可

以中庸之言。謂墮于情緣。難免生死。耶。公所引情順萬事而無情者。卽圓覺經隨順覺性之謂也。於此了了。則世法與出世法。一齊徹去。無餘矣。豈可非之謂于有無中取辦耶。吾觀渠書中。覬望有待之多。自負張皇之甚。輕侮前訓。以表已能墮于業罪而不自覺。嗟嗟。雲水瓢笠之中。何爲作乞墻登壠之態耶。宜見笑於大方之家矣。姑置勿論。鄙見再爲公誦之。且公謂之了天地萬物古今人我者。愚意度之。當如李異人合論。謂自他不隔一毫端。始終不離于當念云耳。如公云。責任之重。有不容已。欲爲已任。又立處未克。則不免于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古今與我一體也。而欲取爲已任。則二之矣。是攬之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已立未克。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將之也。均之。非謂隨順覺性也。且隨順覺性之句。有三焉。其一。函蓋乾坤句。周容徧揖之謂也。其二。截斷衆流句。獨一無侶之謂也。其三。隨波逐浪句。卽隨順覺性之謂也。三句一義也。一義三句也。夫能周容徧揖。則一體矣。能獨一無侶。則一

多錯  
會了

用矣。能隨順覺性。則卽體卽用。卽用卽體。體用一如矣。夫學至于體用。一如則達乎大覺圓頓之門矣。古人不責踐履。只貴眼明。若能于此具眼。歷落分明。雖于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滯執處。念有礙塞處。一歸于習氣之累。漸資薰脩。方便而徹之耳。如是則青城峨眉之中。卽衡山廬阜之境也。衣冠師表之地。卽御風雲遊之處也。逸莫逸于與衆同知也。勞莫勞于違衆獨棲也。古詩云。如今休去便休去。非謂休官休世休事也。謂休其不了之心也。又云。若覓了時無了時。不了之心。在官去官。任事謝事。俱不了也。惟智者當下了。卽當下休矣。當下休。卽當下徹矣。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六

與高中玄閣老書

僕抵家閉戶追思往咎慨然嘆曰今之世惟高公能知我惟公能護我惟公能恕我往者合聚歡若骨肉一旦乖隔卽成參商是某之罪過薄德甚矣然細思之雖人謀之未工亦以天命之已定奈之何哉某與公比肩出入者十月未有一言之郤某雖不肖然自謂惟我爲能翼助於公嘗語公曰大有之世惟匪過於盛可以免咎夫子曰善處此者可謂明辨哲矣夫哲人知機知柔知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七

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矣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爲快哉又嘗語公曰數十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共欺罔君上賄路公行綱紀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陋弊已甚公稟扶輿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蘊藉具八面應敵之才居皇上賓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可讓也僕雖庸劣願效鉛刀之割自列于散宜南宮之儔以佇觀公勲庸之焯茂夫此二語者僕嘗嘗而言之公亦嘗嘗而聽之今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安知竟以



此得罪耶。命定故也。豈盡由不肖之過乎哉。然僕自  
謝事別來。終不敢以纖芥有憾于公。其拳拳一念。猶  
慮公舉措萬一或過則社稷奚賴焉。故茲再述前  
言以獻于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韓子  
曰。人臣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爲貴。  
也。嘗觀宋相韓范富三君子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  
范于西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  
解去。韓富議濮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慄慄焉。故知  
古之君子以不一切扶同爲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逃  
遁。文肅公集卷之二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八

禪寂以消餘景耳。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又豈至借此  
獻諛希他望哉。惟念公高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  
惟善人能受善言。惟賢者所當貴備。故敢援筆不休。  
搪突記室。以自附于士君子之義。未審公果能亮之  
否。

謝張太岳閣老書

僕嘗自謂早歲識公如永叔之服子瞻也。晚年視公殆深源之比安石矣。夫虛名沾薄自喜之於沉毅雅度者直霄壤耳。抵家與邑中士人道中朝人物謂之曰我張公者有留侯之智略具謝公之襟量他日必能殫忠竭思爲我皇上成太平之美治吾儕樗散自合山林耳無不舉手遙敬公之譽望殆揭七星之芒寒矣。顛仰顛仰僕歸檢舊書反初服仰思偃息止五柳村中人物昨者誤入九棘三槐中祇益暴其苦首僇堆耳公應笑而憐之必不棄也必不罪也。頃傳聞邊廡得推及去臣皆賴高明主持之力僕蝸處護生幸有青眼故人在九天之上撫松鼓腹安枕臥矣又何患焉待公他日功成欲訪赤松小子當携隨身竿木與徜徉于南嶽山那時或做得一箇懶瓚耶未可知也。

與劉珥江春元書

升菴公已矣。其遺文可以留百代之名矣。古之上士探性命之際。悟法身以上事。其次風節文章。炳炳烺烺。使名聞于後代亦足矣。此公已得其次。高出尋常萬倍也。

復廣西督學王敬所書

自祁陽領翰諭，于是僕病且兩月矣。是日始取道永  
州入粵，期以趨侍台嚴，以受戒束。顧先獲捧華章，以  
重羈旅。雖身在糞土，而榮如雲錦之被體也。惟先生  
才器夙成，不煩磨琢，以駕于時。勁翮高騫，俯觀萬類。  
袞袞餘子，無足當意。顧劣如僕，乃枉拳拳，往在隨行。  
通籍雖數，仰南州之譽，未一納西階之刺。至奉使無  
狀，棄之遠裔，辱當時而羞列士。進無容身之哲，退乏  
立名之業。徒具華髮，而令妻孥顛露道左。已身以禦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十一

魑魅受世之訾，詎未已。若此，可謂劣矣。昨飛雄嶺中  
瘴，正存皮骨耳。孱妻弱子相向而泣，是時可謂狼狽。  
智勇俱困之際矣。適以宿無先容之資，而君子眷然  
顧之，蓋投手而置之全安之域，破世俗之拘孿，而陋  
炎涼之錮習。雖僕亦不知斯愛之所從也。若此者，豈  
非意氣相期，屬于豪傑，非衆人所同者哉。嗟乎，此事  
雖不足以盡門下之特達，在僕則感激重矣。奚翅僕  
哉。雖使魯連高蹈，太白不羈，猶當折體酬恩，疊疊報  
知已也。何則？易感者感結之情，難忘者無媒之惠也。

自患難衰病以來血氣頓改神志亦弱誦習章句無  
一存記間欲解其持齋之役以修鼓篋之業則旦夕  
惴惴懼爲譽土龍而施雨恐驅策不前以傷門下之  
明自祁移永僅百里卽精神昏憊困頓數日猶未招  
復嗟嗟復安所藉以自效耶所以撫躬俛俛以思仰  
蒼傷中而無時休也俟至全依醫調攝稍定嗣布蒞  
管諸裁狂斐耳。

領來諭示以真之訓。其說曰：苟其意真矣。雖從入之途稍異。彼顧無害于聖人之中道。雖萬舉千差。吾猶信之。而况其不至于差乎。確哉。其言之矣。非公仁爲已任擔荷之重。誰能的然爲斯語哉。夫真未易言也。黜妄而後歸真。公謂狂狷皆有生意。而愿者之根芽。則蕉爛不復入土。此最真僞之別也。至以訟事踰尤切于三人者之情。僕亦紬繹爲數喻。以酬來教可乎。夫黜妄者如蕉之喻。真種者如蓮之喻。僞作者如姚

黃之喻。今夫剝蕉身者無蕉。然不有蕉之根乎。故黜妄者重重汰之。則根本露而真體見矣。蓮生于淤泥。而無所染。非君子履世行己之則乎。然蓮之爲花。非當楊采質已耳。爲蓬爲殼爲仁。仁之中復爲薏焉。則又一蓮矣。此天機最真之處也。君子力學履世而自得。有似于此。夫姚黃非不美觀。與蓮奚以異。然其爛然露者。徒以供王孫俄頃之玩。則委諸泥沙耳。竟何成哉。今之論者。欲胥率有徒。同出一途。則千萬一喙。而真妄茫然無別。遂令剽竊緣飾之儔。得巢臼其中。

嗚呼盡  
之矣

此不剝蕉之故也。夫觀蕉之外，非不蒿然大也。而不知中實無有。今持此術以履于世，則剽竊緣飾之情亦易以見。蓋利害得失毀譽幾微之際，而肝膽盡章矣。此其不能如蓮之潔也明矣。公謂斯人得志，則足以驅市人移而從之，非僕謂之俄頃把玩之際乎。而不實之心，虛浮之質，徒慚負神明而幻其生平寶山空手可慨也哉。故君子之學，必若薏之爲蓮，而後謂真得。夫如此，則可以隱，可以顯，可以默，可以訓，可以接前人之緒，可以開後人之智，可以格物經世，而

行教化，天下之善行美名皆歸焉，而不得辭，自與世作則，而世自戴之。若尊親焉，雖沒世而不能已，此謂之至善。大人之學，非耶以其始之真故也。僕方有志于此，而未之力學，聞公高論，不自禁持縷縷如此，然辭未達意，爲之歎然。語云：心之精微，口不能宣，殆謂是哉。先生其何以教之。

其四

二月初至家六月有量移之報忽臨粵使又枉尺書及所編定朱文幸甚幸甚僕昔在館中積畜此書每讀之未嘗不惜我晦翁之不啻于言而勇於爭論也或曰不直則道不明然則翁直也非爭也荅曰嗟乎是殆難與人言也往予讀荀卿之譏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視孟子之禽獸楊墨則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楊子本於黃帝老子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十五

的的

二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焉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者嘗謂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則于孔子之前上聖至人誠亦有所不暇考乃荀氏之言亦未爲過也說統字正言不知師友源流耳至謂不知其統則雖予亦不以荀言爲然何則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室豈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是孟氏之三昧也義卽



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子，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爲人自嬰兒以至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爲教，顧已狃于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將姑爲是謙退抑抑所造實若此也。夫使翁之所造實如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夫

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說彈之盡，推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後之人尤仰望諸子有塞旗擊空之能而不遽去也。嗟乎！是殆難與人言也。蓋孔子既沒，大義已乖，而微言將絕。于是紛紛好飲食而慙廉耻，以詩書發家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畧。

矧刀乃以相爭于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于道術之中云耳。顧雖程邵大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爲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未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若莊生。又莫過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于道家取其長焉耳。吾于儒家取其長焉耳。吾于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耳。其短者吾將棄之已耳。所貴于折羣言之衷者不當若

此乎。今觀晦翁之書。其所評騭于古。說彈百家。推擊名士。剝剔羣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于某而取其某。長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於是者。某聞其風而興者乎。各以其術鳴而同一吹。因爲天籟者乎。或曰晦翁自任之重。故闢邪距詖。不得不嚴。本孟子也。烏得以莊生史談之論道術比。予曰嗟乎。此所謂殆難與人言者矣。且學術之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

南北之儒。殆過糴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  
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  
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  
楊以下。蘓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  
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  
論。盡以委于禪。目爲異論。而懼其一言之污也。顧自  
處于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  
理會以爲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  
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善。稍涉易簡踈暢。則動色不忍。

言恐墮異端矣。夫如此學道。烏得不陋。昔項氏父子  
起江東。以其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  
號與更始。皆謂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  
晦翁之論以爲闢禪。而不知其實尊禪矣。夫均一人  
也。其始可以學禪。亦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  
所有。而儒者所無。何耶。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  
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耶。子思曰。惟天下  
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  
不殺。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鑽故紙而已耶。雖然。翁固

未易測也。予嘗考其世設處翁之地而論翁之心矣。其拒禪甚力。惡蘓尤深。詆陸太露。其意亦略可觀矣。蓋南渡之後。高孝二帝極愛蘓氏文章。所謂家藏蘓氏之書。人講眉山之學也。二帝又皆好禪。故皆內禪以畢其功。予嘗見佛照禪師奏對錄。而知朱仲晦之不遇孝宗決矣。况于光寧之朝耶。翁忠孝天性剛奮有餘。欲復二帝之讐。而無一旅之託。其文章議論。至于國勢安危之幾。君子小人升降之際。則芒寒正色。恢拓竒崛。使人凜凜聽之不倦。視其講學訓解。如出

其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覽挾摘。取其合者爲一編。別爲一書。以表白諸子。凡經朱氏掇擊者。明其學之多有宗也。附于莊氏道術篇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得遽爲而止也。今讀公所抄。若有意焉。故肆發其狂愚。不知有合于公之意否。便中幸一批教焉。夫我輩之于斯世。出諸老之後。以論學知言爲任者也。又遇良友。烏得不盡。勿外其狂而

踈絕是幸、適抱采薪之憂、詞不發越、不得達此衷曲、  
冀鑒其略云耳、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二十

復廣西方伯張鄭西書

僕通藉始值公出麾海甸數仰揚聲藉甚徒切跂望  
作吏塵中所爲實勞搏風御虛會當有時已流彩青  
雲躡足從顯懷義濟輔練著聲實可謂當塗之遇才  
情之極選而高朗之莫京者也迺屈已庇士訓獎流  
遂緣及于僕湘江之濱雨夕鷄鳴抱公話言霍然已  
病夫僕本爲一飽而出遂違大易濡首之戒蓋荏苒  
久之已每懷平子憂生之嘆屢引張卿嫂俗之病寡  
朋鮮侶跡遠勢孤祗此蝻蝻者耳猶悻不自寺至一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三

旦卒然犯傷手之咎則誰非其其心者哉此  
略不近于道也顧振一葉無損春顏然人生實難亦  
各言志邇來去國愈遠而悔創愈深何則誠懲昔之  
不能約已遵道自乳清時徒取棄遠裔而傷立事者  
之氣若僕自謂所爲殆過甚矣何所復補矣執事尚  
期僕以歷長沙弔屈賈乎豈敢終焉肆情而莫之及  
乎非出祠下撫已省咎遠烟蒼水對之惘然已不令  
生還客之感又安敢動豪士之嗚乎何則彼二子者  
誠自度其才智足以致用故皆戚戚不安于其彙置

若僕則所謂以一飽之故而易萬里之行非據之爲已無所爲尤怨若此而又妄齒于賢直之後則適增其戾而厚其愚已耳故不能也僕自度不能如二子非以爲誑也昔張仲蔚自度性不諧俗常使蓬藿滿門谷子云則搖筆札以翫猶恐後之矣又豈非二子各適其適能早自度以無悔于當年而成名于後之效哉若僕者髮種種矣既不能如此二子善自度早決出處于前又不能如彼二子自度才智有餘奮庶幾于棄置之後則將疇依哉江州司馬之投記廬山

曰他日行止進退得以自遂則左手抱琴書右手攜妻子以老于其中清泉白石實聞斯言僕茲者欲自託以邀福于諸大君子之前僅竟有如此然亦未敢遽爲談也感公情逮率爾發之惟不令僕復以多言爲悔則深以望于長者之終庇之也

輿聶雙江司馬書

馳神公所者幾二十年矣。然未嘗修問通殷勤。左右此足明僕之不敏也。乃過蒙不棄。以爲可教。前年領訓言。示以軋軋免咎之旨。蓋讀之。犁然有當于心。惕然有警于中。無何。卽及于罪譴。誠服先生之先覺矣。茲僕之事。譬之盲子。被髮號禿。以救隣火。出門跬步。卽入坎窞。誠足耻矣。過者棄去。不復顧眎。獨有長者。見盲子哀。其以救火。故不惜千金之藥。大賜盲子。今其復明。此長者之恩。寧有旣乎。嗟嗟。僕往事念之。誠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三

可愧耻。若此盲子。三年來親識舊游。無復一字相問。乃又過蒙長者不棄。絕猶以爲可教。兩度寄問。今領後番。周二守所賚到。誠欲僕之心復明也。已視此長者。憐彼盲子。恩不百倍耶。三年謫宦。瘴癘疾病。不啻其心苦耳。乃其不肖之身。亦已敝矣。然未嘗敢以一字聞于親識。舊游亦士之體當耳。非以爲名高也。茲則不敢自外于左右者。誠又服先生之先覺。作人長厚。慈義之重矣。嗟嗟。僕生二十年。方知學道。初以苦次。三年見哀而不傷之體。後復閉戶習靜。久之。雖未



凝寂而正念不失。又三數年。可自娛樂。稍以家貧。故  
出求仕。遂荏苒名妄。粗仕暴害。十六年始及于禍。三  
年中悔艾。念此則魂魄動而病亦作矣。乃其初念。旋  
以暗濁嗟嗟。僕之行履二十五年之間。又若彼田舍  
郎之積少貲。以自殖。忽出大都。羨中巨麗。歸以少貲  
往。日南朔北朝夕馳騫。貲盡窮歸。無所于託。栖惶在  
道。復念少貲有如隔世。又若夢中。今先生之憐僕。墮  
盲子之困而不知。由僕動狂。賈之妄念。始又如此。乃  
眸讀所惠三書。驚嘆竒作。入一悟之門。拱百氏之髓。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依此修行。可以出世。可以經世。  
無復疑阻矣。僕悔文離索之中。得此如前貧田郎。依  
載長者寶車圖。營復少貲。雖爲客作。嘗得沾丐喜慶。  
無旣如此。雖欲拘小諒。自外于門下。得乎恭惟有道。  
應期以解世紛。吾君得忠靖之臣。公卿獲直諫之助。  
士大夫有持論依歸之地。顧僕懷犬馬之心者。其于  
國禎寧不戀企。他日稍得慰倚。間返初服。倘不卽先  
朝露。當手寫是寶書藏之。眉山中以諗千古。以報知己。  
未由瞻接。肆此緬縷。惟賴庇覆。愆罪不以示人。萬萬

與嚴介谿閣老書

某往庚戌之秋蒙 恩南譴辭謁門下溫慰至再惠以鏹幣許之生還篤義深慈出于望外夫去國孤踪輕于浮葉而能使猗長蠻吏改顏相衛收道上之灰而藏溝中之斷者徒以僕之宿昔受知門下如此彭羹可不必誅而廖立行將復用灰可再燃而斷可再刻云耳含抱此德已歷六祀逐臣之分泥路甚卑匪自疎外實不敢輒通也茲者自南文選署郎轉南光祿光卿令稍從下大夫之列雖公平之朝洗滌蒯賤

因以濫及然士衆謹然皆服相公之大度而曉然知僕之已脫罪籍矣始敢私圖一申短記以往荅惠懼已後時恭惟門下以聞世之英應名世之運遂學深于遠老文雅與于文貞康寧葆真似洛陽之劉勞動密勿過南陽之李是以聖明最所倚重爲本朝卓然之元相也僕在菲不知所裁昔在館中諸生之間獨領國士之日奈何初承役使輒先顛躓嘗顧影自慙掩卷思過卽緣此沒齒已矣豈期噓枯吹朽今還聽瞻六年莽澗而不以爲尤一歲三遷而不以爲德昔

人上書蹟死而竟鋤當尸之蘭忍徒待召而徒抱隕  
星之劍此亦百世之痛也僕釁罪實大而運途猶亨  
已荷生還又列有位則分涯踰于昔人遠矣茲雖瘴  
癘所傷形神漸愍固知不堪事事矣然猶日束帶整  
冠以示心戀 清朝之祿以彰門下愛士而不忘遠  
之明誠不敢自決于一去之小以負援拔之勤也且  
相公甄陶一世之才而不立私與斟酌四時之氣而  
不居成功僕何人斯敢嘒嘒于門下稱報德之士哉  
所以縷縷而不休者誠有感于今昔之故不自已也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三六

伏惟天壽保又月盛歲新忠勤至純而福順極備能  
言之流讚述不盡僕塵土羈士何能爲佞詞喻拙陋  
無以荅意

先生危行言遜又不似坡仙也

再答書

去臘附書宋御史計已塵覽旬日前陸主事回南都復荷華札許可竝年譜詩中載所臨刻賜禁中安輿宸翰此乃我朝曠典中外所共歡傳然皆未及覩揆天鈔勢驚鸞跼鳳之姿也乃今獲覩之豈不快幸耶至于所以許可則惕息屢日而不敢當者也竊惟相公天人邃學人倫宗衡視鄙人皮膚道德之陋殆搏鵬九萬而下瞰槍榆之鳥耳乃不惜獎借決然以三益許之雖以誇示行輩私之長價增飾而時時愧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三七

生于中懼于名之不稱故不敢當也嘗私自語曰與衆同一悠悠耳相國大人也獨以益友見許豈不近于國士之賞哉古之士重知遇之義謂以國士遇我者當以國士報之今相公裁品庶彙使萬物各得其所鄙人方與萬物共受惠不暇何由烈烈狗報不愛其身如古之士耶以此愧生于中不惟懼于名之不稱且懼于爲倚借以成其名而終負之者矣故雖惕息不敢當又感激不能忘也昔者衛武公爲王卿士秉國之鈞老而在任懼其盛滿也遂下戒曰諸國人

勿謂我老耄而舍我。夫武公以不進交傲之言爲舍已。則武公之側必多三益之士。而負公者尠矣。其視我相公。取善之廣。愛士之博。冲其量大。其度雖如鄙人。亦濫收而教之。且以旌其直諫焉。固知今古人恒相及。而道之不二。每如此也。然則僕之所當勉竭以仰。荅知遇者。不當如武公之國人耶。舍進交傲之言。其奚以自盡哉。恭惟相公人臣之極。聖主禮遇之隆。冠于當代。可謂最盛矣。聞之師曰。易以明臣道也。盛滿之際。特致意焉。獨大有之上九。最爲滿盛。而其

辭反。最吉。蓋周公微其意。俾人自思而得。而大傳始闡明之。其義精矣。何則。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天人交助。則身安而福隆也。固矣。若夫大業之所由以定。而保有于無虞者。必資于尚賢也。上九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于處盛滿乎。何有此。豈非周公所嘗身試之道。而睿聖之所夙夜抑抑思及之者耶。相公履信思順。天人交助。而冲量大度。勞謙抑抑。以接天下之士。以荅我聖上眷顧之專。而申自天之福德。盛禮恭而居之不倦。已無愧于魯衛之道。又凡

士之才可以濟事者雖嘗停詈反復觀望假借者皆  
略其疵而用之無幾微芥蒂焉往歲得侍坐承諭及  
廢棄一二士今別去無幾已布于位矣故知雖魯衛  
哲人所以處盛滿而保有之道亦不過此夫僕方欲  
進交儆之言而其說類于頌美何也蓋古之君子雖  
體道自信然亦必假左右誦說諷議之功居嘗述往  
事而稱先賢俾其心益惕惕焉所以使瞽矇說詩書  
也僕誠不能遠附國士之論矣獨不得比于瞽矇之  
益乎所以仰荅門下之賞激者其技止此耳惟矜其  
愚而取其意焉

公而次答書蓋逆  
戾之必有禍不欲以  
刃矜之也

又荅書

頃京中友識書至，備述我翁近日拔處不肖之意，誠如覆燾者之德也。夫物芸芸而欲報造物者之功，則亦大逕庭矣。故僕于門下久不知所爲，謝以此也。然靜自量度，已踰涯分矣。若猶不知足，後必狼戾，何則？人之才如木也，爲楹爲杙，其質已定。卽匠氏雖巧，不能易楹杙而用之矣。今僕杙之類也，屢荷工師之顧，若此似欲庶幾移杙而楹之耶？夫杙而楹之，必并失其可以爲杙者矣。此僕之恐恐焉欲邀後福于門下。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三

願我相公今日後勿復以不肖爲意也。勿復謂僕之杙庶幾可以爲楹也。如此則始終成全之矣。况木之生而不得其用者，何限而杙之與楹相去無幾，又已同受梓扁之斲，復何望哉！此僕欲自求寡過，以報大賢長者知遇之意。荅新惠而邀後福，復不禁其言之流肆矣。頃來火異，非常人心凜凜，惟我皇上心通于天，必能察其異之所自來。惟我相公心通于主，必能弭其災之所當應。天道幽遠，腐儒陋識，雖不敢妄議，然以人事論之，南北調發，中厨供應，歲額僅當三

之一已至難區處矣又大工復作財將安出民窮則盜起誠可爲慮者不宜專以加賦提編爲第一義也大賢調燮必能三思而熟慮之有定畫矣臨風嚮邇聊復喋喋



與徐少湖閣老書

某奉違甚久而通候缺然徒以守逐臣之禁而不敢  
援師資之誼也往者去國之日覩公有相憐之色已  
而別去數年皆荷吹噓枯朽令長華蒂往來于心周  
旋其事必使僕迴視返聽得齒章縫之列而相憐之  
心始遂矣夫僕之于才直管蒯耳而能得此于公何  
耶今天下之士雲蒸響合各以其才技求售門下易  
一顧不可驟得而迎之去住情之親踈隨之乃雲變  
響化新新不停也又安能保其一顧而久不忘哉若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三

僕處放遠之形持久踈之弊而能感翁最專之情比  
于久而不忘之數誠不知其所以也語曰人惟求舊  
抑僕乃我公舊所陶鑄期成一割雖先敗缺正爾其  
種情者耶不然何其遠不去而去久不忘若此也  
今春唐子應德來會白下與論本朝知學之相自門  
下始蓋經綸康濟前輩不無而孔孟一脉之緒知其  
說可舉而措之天下者尠矣自宋以來講學明道者  
皆在末位而門下適當名世之運質隣上智體尚中  
行心鏡內朗機神外圓莊周謂有德有才殆近之矣

舉其說而措之天下其不在今乎夫會萬物而爲一身者聖人之德也散一身而爲萬物者聖人之才也才與德備者道之周也故周于道者天不能害地不能殺而世不能亂也今方隅多警而才用每空天下囂然恐卒然之變起而莫之救也獨君子以爲必不然者非恃有道之在高位乎哉儒者學道未及聖人故輕去就而薄名位夫名位誠不可薄也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之憂天地尚不得同而况與小儒謀哉夫天地尚不得與同焉則聖人之憂大矣聖人持此大憂而無位以託焉則皇皇何之哉故知天付公以高位者乃其畀以大憂也僕云知學之相自門下始者乃以爲警而非以爲佞也惟冀少遜碩美以安赤舄以係天下之望以酬願治者之心此固內朗外圓玅應之迹宜爾也僕誠不足深與知此矣僕往承師資之益近領援拔之恩思投短記以荅宏慈而率爾有狂斐之言遂大忘其踈賤之體亦以恃盛德大度而無所悒損也

再書

昨歲幸覩德容聆罄欵歸殊有喜外之喜也昔有問文潞公自視魏公如何者潞公曰魏公地位別彥博只有些粗才偶備國家用耳夫韓文二公由他人視之亦伯仲之間耳而文之服韓乃爾深至始知人之器量相去之遠自有定品也當國家多事之日有人如魏公者在寧不爲喜外之喜哉僕不敢佞也冬末春初漸舉黜陟之典不敢以冗雜書札奉瀕政府遂踈怠至今失奉修侯以謝往惠資罪負罪僕起遷人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三十四

亦謂此  
若非知  
已者

三數年而爲卿寺國家待逐臣若此恩至厚矣僕本不期至此而偶得之當自量度倘進于此則有大責任何以堪之不堪則咎吝及之故恐恐焉日夕思免去而無由也惟我公知僕之切此後勿復以僕爲意俾得克位于此或以不能而去則受翁保全腰領之賜沒世不忘之恩也僕之荅往惠而邀新福于知己之門至真至實若此遙企尊慈不以爲佞爲詐而棄絕之近火異非常人心凜凜又聞採木追徵之使出此驅民爲盜之具也卽如此已不可支倘又加以

文官開  
事了然  
安得不  
管也

潢池中物則將何術應之耶自壬午以來長星凡三見而郊時宗廟祠堂皆從更新此氣數也天道幽遠腐儒不能妄測但以人事論之東藩已撤虜入二次如無人矣而三衛方爲之嚮導北虜牧馬射獵于垣內不知其幾矣而丘富等叛人極力爲之先驅關輔地震將及二年山東河竭地裂而吼妖言喧騰不可禁止此何祥也東海妖民造亂五六年生民死世不知其數今又挺然揚帆至矣生邀部使者往赴議事隱然如一敵國而莫能誰何漕運之壩二次見決今

趙文肅公集

卷之二

三五

番之賊未及千人破縣掠州俱從清河下安東出海去而提兵者奉頭鼠竄不知何往又聞福建之賊掠省破州惟有送船贖賄求其解纜而已略不復有顧藉中夜念此隕涕沾臆何由解也古人云食人之食則死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之虞嘗激昂思得一當以報主又自顧才智勇力俱無一可奮徒見笑耳遂悄然含意自摧沮而止惟願在位賢聖大臣爲國爲民爲社稷默察天地山川百靈驚戒呵護仁愛之意而早爲之圖毋蹈往古悲憤之轍而爲奸雄所竊

笑○幸○甚○嗟○嗟○僕○此○願○寧○有○既○哉○僕○之○願○豈○終○不○可○遂○  
哉○僕○觀○時○事○之○難○則○有○憂○中○之○憂○復○觀○我○公○之○才○真○  
濟○蹇○之○具○也○故○又○有○喜○外○之○喜○易○曰○大○蹇○朋○來○僕○行○  
當○見○翁○之○朋○雲○從○而○奮○庸○蹇○誠○不○足○恤○也○

羨帛散賄盡斥以饗士而官府之積爲軍需矣夫如是奚止省征科安甸民哉將遲以歲年可拓侵疆而忝匈奴矣嗟嗟然則僕疇昔之歡好者豈過也哉夫僕之棄斥久矣猶依依不忘世也僕不能忘世安能忘公之行事然則公雖與僕居處遼絕音問久曠亦何能遂忘僕也哉自容城而東薄治寒裝明發挈舟南下去公遠矣便風能惠數言以酬予西望烟雲之思耶

與吳初泉侍御書

往寓金陵數領手教僕乃踈怠裁候鮮缺然心期公  
卽吉之日當補舊衮是時始快遂平生戀想契濶欲  
見而不得見之情矣天不憫弔忽罹大變海天相望  
萬里懸隔不知此生得再如廣用之一遇否矣嗚嗚  
咽咽承賜翰幣藏之匣笥珍重良朋之惠時展墨鈔  
恍接文伯之論服膺思之曷云能已不孝家居味况  
蕭索坐兆新成值苦雨盡皆崩塌慟哭無賴今冬聚  
糧重復修治烟雨叢薄之中是哀人思親思友之處  
也南畿督學勞甚難于各省多矣然惟公與明可以  
服之二者皆公之所優想此時士論已定惟有敬服  
耳南畿旅卒之變計今已定往僕在光祿慮此事已  
久當事者皆恃援驕泰已甚尋常與之談及國計則  
明日相見便作厲色以示相惱代庖之意故僕雖憤  
憂而不能冒言之惟孜孜託之同寮兩溪萬公卑巽  
啓達如囑託已事然不知其凡幾也已未二月終萬  
公送予江東驛中執手泣別忽收淚告予曰軍糧事  
已有處謹以慰公予謝之別去今蜀中傳聞竟不能

知作亂顛末止聞其爲糧少耳若此則僕昔者之歔  
嗽非過也今復以告兄者恐公以僕久居留都其中  
藏有禍機易見如此者而漫不爲慮則責僕爲不忠  
亦可矣故欲公知僕之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言也  
所謂不可謂無人吾謀適不用耳可嘆可笑舍弟頗  
吉在真定唐縣臨轄甚多有公門生故吏乞殷勤數  
語照拂之此子頗孝友踈財儻慕義人也往庚戌  
之秋與其不肖之兄單衣隻騎出宣將士今事定後  
思之殊爲寒心當時若遇一虜則兄弟俱死耳兄死  
宜矣又累其弟以死甚無謂也然此子輕生愛兄勇  
于爲義之節亦略可見矣山谷云欲知子弟之不俗  
當觀其大節此亦吾門之不俗子弟也門戶寒落止  
有此弟在仕路求平生相知之深者而託之非公其  
誰託哉幸勿以爲相累望望荆川逝矣斯文失望吾  
道益孤其子與弟皆在學并與汾源之子若孫幸加  
意顧恤之萬萬



